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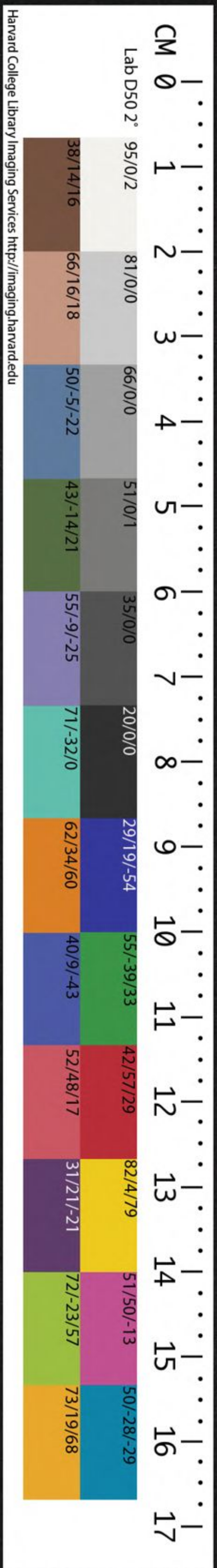
T856/3228(2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4

MAR 30 1954

孫子孫承保
雲煙藏書
家記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

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伸者大也。虛齋蔡氏曰陳代蓋謂孟子以謀王斷國之大材其致王安民可指日期而乃固執不見諸侯

之一節。致使齟齬於世。而上下俱不得蒙其功。意以為迂也。故諷之如此。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

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

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虛齋蔡氏曰朱子謂

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

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

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次崖林氏曰虞人非其招尚不肯往

日何哉言如此以上皆之以不可往見之意彥陵張氏曰

何其可也孔子贊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二句推孔子贊美虞人之

意如不待一句發君子守道意正是破他今一見之句○

麟士顧氏曰不待招而往比非其招而往其失遠甚以此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

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虛齋蔡氏曰此便見得枉尺直尋之言不是正

當話然猶是做有直尋之利說至末段則又破去了利字謂決無枉尺而能直尋之理皆是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

非也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

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

也。虛齋蔡氏曰枉尺直尋已是不可枉尋直尺尤不可也然以求利者之心推之夫既枉尺直尋則其苟得之心

必至於枉尋枉尺而後已故極其末流而闢拒之麟士顧氏曰始論大小寃只論得失亦常情必至耳此亦可為

與與上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後雖若上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俱斷詞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

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

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與女

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

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

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

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虛齋蔡氏曰言

吾為之律以我。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

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次崖林氏曰以易王用三驅失前禽來看凡田

獵是前面驅禽來我馳車迎而射之。馳車者自有正法禽

獸之來不皆正或左或右此在射者顧盼左右迎而射之

耳奚不善射但是禽獸當頭者方能射其或左或右者皆

不能射故終日不獲一詭遇是因他左右不能迎射舍馳

車正法驅車左右以迎之所以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

一朝而獲十也饒氏說儘明白。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奚奚不能也

虛齋蔡氏曰不失其馳兩句要相連說重在貫習也。次崖

下句看大註而字及今僕奚不能也句可見。貫習也。林氏

曰與小人乘必詭遇也詭遇非君子之所為也故曰我不

貫與小人乘王良不貫與小人乘乃與詭遇獲禽者激於

賤工之言為此以示其能也。敬齋胡氏曰正道難行學

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

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

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此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觀濤王氏曰得禽雖若丘陵暗

也直人之直正也二字不同意實相因直人應王伯說如

代之言。王利害者也。然主義理者。自兼得利害。專王利害者。未免乖於義理。而終之則利害所計者。亦不完。此章自齊景公田以下。俱從義理上說。至末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則所計於利害。亦盡矣。○次崖林氏曰。此章答陳代。大段有兩意。齊景公田一條。是說不見諸侯之義。且夫枉尺直尋以下。是說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枉尺直尋以下。又自分三節。首節言枉尺直尋。是計利之心。將無所不至。以見不可為。昔者趙簡子至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是言枉尺而直尋。君子之所不為。且子過矣。以下。是言枉尺亦無直尋之理。○觀濤王氏曰。通章總是不肯枉道。齊景公節告以不可往。見之義。且夫節言枉則無所不至。以甚言其不可。昔者趙簡子至何也。言不為枉尺直尋。且子過矣。二句又言枉。○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尺不能直尋。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

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虛齋蔡氏曰。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子觀之。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守身為小。枉道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謂所屈者小也。枉已則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為小節乎。○請問三代之下。冠裳譽望之流。得如此。虞人與御者幾人。甚矣。吾道之衰也。○承庵姚氏曰。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之為。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如何能直得人。於此不勘破。未有不惑於功名之說。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

虛齋蔡氏曰通鑑所謂犀首者即衍也犀首魏

官名衍嘗為此官又秦惠王使犀首救齊魏與其伐趙以敗從約○當時遊說士惟儀秦衍最著○月林丘氏曰不言蘇秦者秦主從以睦諸侯二子則破從為橫者也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

懼也彥陵張氏曰一怒二句正是景春以二子為大丈夫處要見權勢氣焰可畏意○安居而天下熄要在上

句中看
出此意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

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
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

虛齋蔡氏曰引禮意全在女子之嫁也云云丈夫之冠也只挾帶此一句

女家

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

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

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觀濤王氏曰儀衍氣焰如此如何似妾婦之順從蓋他實不能以喜

怒安危天下乃竊取強國之權勢耳如戰國策云衛人日夜以秦權恐喝諸侯是也權勢在人而我欲竊之必有許多依阿澳忍窺伺逢迎處故曰以順為正以順為正二句但就女子說下補儀衍○麟士顧氏曰以順為正者二句只是上文耳二子阿諛苟容意在言外蓋二子而阿諛苟容如何為正道故知以順為正者尚言真妾婦也○二子

在此國。則彼國懼耳。若在本國。自不免阿諛苟容。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

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

次岸林氏曰。居如人之居。宅。孟子嘗曰。仁人之安宅。

此又曰。天下之廣居。自其安固不危言。則曰安宅。自其寬大有容言。則曰廣居。○位是人身所立之處。禮是人道之紀綱。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皆吾身所當立之位也。○孟子嘗曰。義人之正路。此曰天下之大道。正言無邪曲也。大言不狹小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乃人出入往來之所當由。故謂之正路。又謂之大道。○觀濤

王氏曰。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廣居。禮以大甲至正為範圍。故曰正位。義合經權常變而共由。故曰大道。○莊氏曰。道一而已。自其心之所存。萬物一體。而無形骸畛域之限也。則命之曰廣居。自其身之所守。規矩是循。而無徒倚遷就之意也。則命之曰正位。自其用之所行。坦夷是遵。而無旁蹊曲竇之行也。則命之曰大道。○虛齋蔡氏曰。居廣居者。必能以天下為度。而不忍禍諸侯。毒蒼生。以就其一己之私計。立正位者。必能以道自重。不肯置身於污賤之地。而盜弄人主之權勢。行大道者。必能動與義俱。而彼捭闔縱橫之事。又皆不肯為矣。此惟孟子能之。儀衍所為。件件反此。○三句天下字。不閒蓋皆是第一等底。直到至極處。故語錄說。居廣居。則曰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說立正位。則曰更無些子不當理。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

觀濤王氏曰。大道道字。是路字。獨行其道。道字。

是道理兼三者言。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次崖林氏曰得

志與民由之。達則兼善天下也。不得志獨行其道。窮則獨善其身也。居仁立禮行義。則道克於已。在外者不能奪之。

故不淫不移不屈。此便是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道理。貴不期驕富。不期侈淫也。窮斯濫移也。雖褐寬

博。吾不揣焉。屈也。孟子此章是以平生者見之。言看他何等氣魄。何等力量。泰山巖巖氣象。於此可見。巖泉徐氏

曰。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三者富貴三句。是說受用。此三者底雄壯處。憑他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因之吳氏

曰。以順為正四字。說盡當時遊士底心曲。一味何人喜怒而不勝其諛媚。順從何無丈夫氣也。不淫不移不屈。言任

是翻天覆地。再恐嚇他不動。蓋特著其確然不易之守。正與以順為正相照。看得志五句。即在居廣居立正位行大

道內。非有兩層。雙江聶氏曰。富貴貧賤威武。是考大丈夫底三個關頭。未嘗經此關者。如未經烈火煅煉。終未可

遠言真金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

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

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雙江聶氏

曰。居仁由義。大人尚志之事。與民由之。獨行其道。行其志也。不淫不移不屈。其志不可奪也。此其以道為體。參天兩

地。謂為大丈夫。信哉。公孫衍張儀。不過縱橫權譎之雄。其

氣焰足以進退離合。乎諸侯。而景春輩。以大丈夫稱之。學

術不明。一至於此。故孟子闢之。敬軒薛氏曰。孟子之言。光明俊偉。如答景春大丈夫章。讀之再三。真使人有壁立萬仞氣象。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

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王雅唐氏曰周

霄主意本是諷其難仕而反以探其欲仕作話頭誠謂世有本不欲仕者斯亦無惟其然惟本意欲仕而又難於仕便令人不可解○月林丘氏曰古之君子三月不仕在已則皇皇在人則來弔這總是證個仕字如此可見其仕矣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倣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

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承武反

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

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

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受之繅三盆

手。虛齋蔡氏曰蠶本是世婦。繭成然後獻夫人。繭今云夫人蠶。繭者蠶亦夫人主之也。且曰使世婦誰使之夫人。治內事也。副者王后之首服。猶王之冕。禕者王后之衣。猶王之衮衣。而夫人亦有副禕也。如天子有衮冕。諸侯亦有衮冕。但制有等殺耳。繭繹繭為絲也。亦作縑。三盆手者。禮記註曰置繭于盆中。而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曰三盆手也。方氏云夫人之縑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遂布于三宮。世婦

使縑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虛齋蔡氏曰兼祀先王先公者

諸侯亦助祭於天子之廟故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麟士顧氏曰有田則祭無

田則薦王制亦因有位失位言之。注曰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十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隆殺不同如此。亦宜人子之不敢以宴而至於弔也。趙岐注田作圭田自卿以下至於下士之為一官之

長者皆有廟有田則田即此田更無他田以待祭也。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

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天崖林氏曰諸侯拊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繭以為衣服。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此四句是孟子櫛括祭義。王制之文不是全文。其餘皆是孟子解禮意。士不仕則無公田之人。故亦不祭。蓋牲殺器皿衣服皆無從出。故也不敢以祭。則此心不得以自安矣。此所以弔也。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為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麟士顧氏曰按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之文則犧牲不成云云。當云諸侯失國家則不得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粢盛衣服俱為缺。然不敢以祭也。惟士無田則正由失位又不待言矣。○虛齋蔡氏曰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只帶惟士無由一段。蓋主意在答三月無君則弔其上云。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此是諸侯之失國

家者。○無。○沈氏曰。通節。重士之失位。上諸侯陪說。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

聲舍上聲

因之吳氏曰士之仕也三句不作兩截。正將農之不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

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

也。次崖林氏曰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此方是周霄發問之本意故孟子答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此君子所以難仕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

虛齋蔡氏曰媒引合也。灼酌也。斟酌二氏以成配合。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

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

不徇利而忘義也。承庵姚氏曰男女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賤。士一不由道則為名教所不容。

至於功業成不成。又置別論。○虛齋蔡氏曰由前段出疆必載質。二月無君則弔之說。則君子之急於仕也如此。由

後段又惡不由其道之說。則君子又有不欲速者在。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因之吳氏曰君

子之難仕何也。全是諷切。孟子要得不可不見諸侯意。又惡不由其道。正以破周霄之諷。已要得不可枉見諸侯意。

與鑽穴隙之類。言與鑽穴隙之可賤者相類。此正申明又惡不由其道。句大抵不見諸侯。正欲以守道。此孟子言外

本旨。故道字最重。○前四節要寫他汲汲欲仕底意思。末節要模寫他確然定守底意思。○彭山季氏曰雖出疆

載質亦是人君先來加禮。然後可見之。先來加禮者非必以幣聘。凡際可公養有招賢之路。可由則是入仕之道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

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

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觀濤王氏曰以車從而傳食連從者亦享之矣。泰字猶云過分。

○非其道二段抑揚重下。段子以爲泰乎。指舜言。子以傳食爲泰也。將舜爲泰乎。蓋受天下又不止傳食矣。○通考

微弦徐氏曰以傳食此是驛傳之傳如史記所謂田橫乘傳至洛陽者是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觀濤王氏曰否字言舜有功不為泰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

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

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而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

負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次崖林氏曰男耕女織各有功事男耕與女織相通易以

農之餘粟補女之無粟以女之餘布補農之無布是謂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不然則農有餘粟且積之無用而又

不得女之布女有餘布且積之無用而又不得農之粟多

者無所用缺者無所取生民之用缺矣是以男耕女織下

及百工技藝莫不相通實生民日用之所由以濟也○先

王之道廣矣獨言孝悌者孝弟人道之本也觀有子曰孝

弟為仁之本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見守先王之

道雖承上入則孝出則弟說又須說得寬蔡氏謂如論井

田學校之制喪禮封建之法何莫非先王之道是也○霍

林湯氏曰守如固守之守有防閑之意在當時邪說橫行

幾把先王之道決裂殆盡故曰守曰待正是關邪衛正去

處孟子實實皆自任○九我李氏曰於此字最有味當時

揚墨克塞仁義惟於此橫流之日起而擔當世教乃見其

功之大也○觀濤王氏曰於此有人焉此字指戰國異端

蜂起之時人字孟子自寓○虛齋蔡氏曰子不通功四句

言必不容於不通功易事也。一通用。則有功者得食之矣。然有功於器用者。子尚食之。有功於吾道者。子反薄之。奈何此孟子推彭更之意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

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虛齋蔡氏曰。彭更初問。謂士無事而食不可。已。是。王。於。食。功。矣。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此。所以。終。見。破。於。孟。子。理。到。之。言。也。○觀。濤。王。氏。曰。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墻壁之飾也。

虛齋蔡氏曰。墁。墻壁之飾。如以白灰蓋之。便是飾之於外。畫。如以木石畫成縱橫之

文於上。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

麟士顧氏曰。毀瓦畫墁。非謂以此去求食。言毀

瓦。畫墁者之志。亦將求食。何以處之。蓋甚其辭。以見志之不可徇也。

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

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因之吳氏曰。且子食志乎。

至曰否。主意只要引到子非食志二句耳。然子非食志二句。又只是申明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意見平日本是論功。不論志安得待士。乃論志不論功耶。○彭更以為泰。暗指無功說。至無事而食云云。則意已盡露矣。孟子以為非

泰暗指有功說。至入孝出弟云。則意已盡露矣。然彭更復以爲論其功。雖不容掩。論其志。本不在食。要亦不必食也。總是不欲食士意。孟子則以爲但宜論其功。不宜論其志。安得以志而掩功也。總是不可不食意。須知末二節。卽申士無事兩節。意非判然兩層。要之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而不可不食之。以報其功。一言以蔽之矣。○觀濤王氏曰。此章前三節。言士有功可食。後二節。因更遁於食志而折之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

何。惡去聲

萬章曰。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

天下。疑卽此時也。觀濤王氏曰。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似是奮發有爲。削平亂畧。混一區宇之

意故曰將行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

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

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

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

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

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因之吳氏曰葛伯率其民以下。全要見童子以無罪見殺。而葛伯故

行暴虐處。方見湯師為伐暴救民之師。引書仇餉。正為下文。匹夫匹婦復讐張本。非徒證其殺是童子而已也。○通

考。敵。弦。徐氏曰。呂東萊云。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

于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于楚丘。齊威之恤。二國必在二年之後者。所以養其亂也。觀此

則湯之閔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心。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

匹婦復讐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觀壽王氏曰為

匹夫匹婦復讐。正是說為小民報怨耳。不指定童子之父

母。○王雅唐氏曰。葛伯只殺一童子。何關天下之民命。而獨為此舉兵。四海之內。又何為使知其非富天下。要知舉

一葛伯而天下之為葛伯者尚多。何忍天下之民皆如童子之無辜見殺。故為匹夫匹婦復讐。乃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

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

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

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因之吳氏曰此處湯

始征一節與諸侯多謀伐寡人章辭同而意少異蓋彼重為政於天下而此重望以為君各有所指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

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

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特

與今書文不類

麟士顧氏曰孟子引書亦只順口取大意或兼已說來和言之不必全憶本文觀此

類可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調助紂為惡而不為

周臣者

麟士顧氏曰不為臣如奄與五十國之類皆害及士女者○彥陵張氏曰助紂為惡著其荼毒士女

之罪見我武興師之由

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

虛齋蔡氏

日紹何以為事蓋响日事商今則繼事周矣

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

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

月林丘氏曰紹我周王見休乃士女之言匪厥玄黃就是臣附了言若紹我周王則見休矣所以皆匪厥玄黃而臣

附于大邑周也孟子又釋其意

聚罔陸氏曰其君子以下是倒釋書意言武王能得民由其能救民

也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

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

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觀濤王氏曰其君子是商之臣以迎其君子是周之將帥其小人是

商之民以迎其小人是周之卒徒彥陵張氏曰臣附于大邑周以上皆書詞下文其君子四句應匪厥二句救民

水火應東征二句只重取殘二字推言武王所以得民之

故因之吳氏曰為匹夫匹婦復讐是湯行王政處救民於水火之中是武王行王政處湯武行王政吧不能殼要

他來伐正所謂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者也東征西怨

南征北怨全要得望湯以為君意君子

小人以類相迎全要得望武以為君意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

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

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彥陵張氏曰引泰誓只重則取于殘一句

所以證上文取其殘之意也微弦徐氏曰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仇可也然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武王之事質之

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王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

于湯為有光也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嚴泉徐氏曰此節正是辨

其不得為王政。乃歸重處。全無勉宋意。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為君對上伐字看。言宋特不行王政。如湯武云爾。苟真心實意。是伐罪弔民而行。王政如湯如雨之師。如武水火之救。則四海之內。翹首跂踵。如夏民無罰之望。殷民見休之想。願奉為共主。齊楚雖大。又何足畏哉。惜宋不能然也。○彥陵張氏曰。湯行王政。只在弔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小字。○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疆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

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嶧山鄒氏曰。齊

語平正。喻善。楚語侏儻。喻不善。置莊嶽數年。言其專且久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

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

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眾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虛齋蔡氏

曰不勝是得宋柄且有心於國者故孟子告以此欲其旁

招羣彥使忠賢畢集庶幾成正君之功非徒責其薦居州

無益也。○因之吳氏曰味一謂字可見居州之善不勝實

知之味一使字。又可見居州之進不勝實引之。而王所非

莊嶽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為不善者常多與王為

善者常以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眾楚之味也。引而置之

責在不

勝而已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虛齋蔡氏曰不

為臣不見此句正答不見諸侯之義。○問孟子不見諸侯

其見惠王何也。曰不見諸侯不先往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迺斯可以

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

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迺謂求

見之切也。彥陵張氏曰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

迺斯可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

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

甚者。故仰體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

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

虛齋蔡氏曰可見之節四字有味所謂聖

人禮義之中正也

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

已為無禮也

漪園焦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禮是往來之禮不是禮物大夫有賜不得受則往

拜其門往來之禮是如此

受於其家對使者拜受於其家也其門大夫

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

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虛齋

蔡氏曰貨本倍臣而執國命僭以大夫自處耳然能先施則孔子亦往見之乃士禮也○次崖林氏曰孔子矚亡往拜實未嘗見曰陽貨先豈得不見者雖然不見其名則欲見之也此處不重矚亡意只重在往見上○因之吳氏曰陽貨先二句正明不見諸侯之義非不為己甚意言當是時陽貨先所以不得不見若陽貨不先夫子豈肯輕見之哉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

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體

虛齋蔡氏曰脅肩竦體非謂脅為竦肩為體也此是會意解人竦體則脅肩張矣故云

諂

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

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

而強與之言也

季思歸氏曰對人無可說話慎勿強尋些問話來說不是承迎世人求為驩悅便是

自家無着落消遣不過

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

甚惡之之辭也

觀濤王氏曰赧赧是良心難昧處然即此明知可耻而明自蹈有不可曉解者故曰

非由之所知○脅肩諂笑末同而言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趨權勢者

孟子言由此二言觀

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

之也

月林丘氏曰君子就二子說因其律人之嚴而知其自處之正也註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

是搭過不見諸侯上了又在所養可知之外○因之吳氏曰由是二字最有味當初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

名義不值甚麼緊要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是應世小節何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赧赧則是吾

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然不曰所守而曰所養守或着意養

則卓然自見得定拿得住非以氣節為高者也○觀濤王氏曰不為臣不見主自重說此句一章之大旨下三節總

是明不見諸侯之義若謂段干木泄柳皆守不臣不見之義者但已甚耳孔子不為已甚然亦必先而後見不先則

不可見也觀曾子子路得孔子家法其所譏評如此而君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輕見諸侯○通考雜氏曰君子之

所養寧高而無淪於卑寧峻而無溺於污寧使諸侯為慕士無寧使已為趨勢非謂養之不貴於和平也道未至於

聖不得存尺幅以自防耳

○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

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耻

虛齋蔡氏曰下三節總申不為臣不

見一句雖不為臣苟君求見之切則亦可以見矣如孔子之於陽貨亦何嘗絕之而不見但自有其節不至淪於汙賤必俟其禮之至而後往見之也此是數節相承之意不可泥總註而界然分為三意全不相屬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

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

也已止也

觀濤王氏曰什一以仁農去關市之征以仁商何如二字自謂更張有漸意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日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無田沈氏曰攘竊非道橫征非義道義二字相關映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虛齋蔡氏

且此直說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者不必兼攘雞者說本註與月攘一雞何以異亦只用一句繳耳○已止也與上文然後已相應○觀濤王氏曰只認本文義字既非義斷不可一朝姑矣何待來年不必說到農商怨叛及來年又將因循皆旁枝意且是論利害不是論義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辨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

辯哉予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

虛齋蔡氏曰要知其所以不得已處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知此則知聖賢之所以不得已處○觀濤王氏曰不得已而辯則非好也不不得已意在維持世道上故下接天下之生二句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

之常也敬軒薛氏曰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一治一亂即易之陰陽盛衰之理也知

易者莫如孟子○虛齋蔡氏曰其亂也常由氣化之衰與人事之失所致而其治也則常由人事之有以挽回乎氣

化也○次崖林氏曰天下治亂本乎氣化人事故註兼言之反覆相尋氣化人事俱有○輔氏說堯之治純是氣化

孔子之治純是人事其餘氣化人事相兼愚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治水雖是氣化亦猶前此人事未修是未

嘗無人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實未嘗無蓋孔孟之

生關係萬世又非可以一時論也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觀濤王氏曰兩一字見循環意惟治亂循環則

撥亂而反治者責在聖賢所以予不得已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

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浚水警余浚水者洪水也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

營窟穴處也。虛齋蔡氏曰：下地卑濕，故架木為巢以居。上地高燥，故可穴居。書虞書大禹

謨也。泇水，泇洞無涯之水也。麟士顧氏曰：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此帝曰謂

堯也。洪水字出於堯曰。是知洪水為堯時一亂之水也。大禹謨帝曰來禹，降水警余。此帝曰謂舜也。泇水字出於舜

曰而實即是堯時之洪水。是知舜謂泇水者亦即堯時一亂之洪水也。洪水為主，泇水証之。不要倒看了。舜言此

已在遜位于禹十六字傳心之時。則云泇水者亦為追述禹功而叙言之耳。勿接下說泇水警余，故使禹治也。雖使

治由警而不由警余之言也。此一亂也。以來不知幾番治亂。此

從堯說起者以其有徵也。因之吳氏曰：引書來證，只要見得洪水之害大，言以舜而有警余之憂，則其震撼之勢

墊溺之危有不可勝言者。而當時所謂泇水即此洪水也。謂洪水非一亂不可。次崖林氏曰：洪水氾濫，便蛇龍居

之蓋水蛇龍之所都也。二者相因，故說禹之一治亦只此二項。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

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

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觀濤王氏曰：掘地，即疏濬之類。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

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次崖林氏曰：險阻既

遠，水不復為災也。鳥獸之害人，消龍蛇遠遁也。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人不得平土而居也。人得平土而居，則不

復為巢窟矣。此一治也。也。觀濤王氏曰：此一治以人事挽回氣化窟矣。

北條之水味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者以見當時禹功。○彥陵張氏曰：注海放菹二句，正是治水事。險阻句，從掘地來。鳥獸句，從驅蛇龍來。總之從水由地中行說。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

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恠，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

紂而又一大亂也。

盧齋蔡氏曰：由堯舜至於湯，亦五百餘年，而湯實伐夏，救民，是亦反一亂而爲

一治者，孟子何故略之曰：桀之亂不如紂之甚，故舉其甚者言之。○次崖林氏曰：邪說暴行，只是上面壞宮室棄田，故下只曰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饒氏曰：暴行通上下而言，愚謂上是紂，下是飛廉五十國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

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

次崖林氏曰：曰三年，討其君，是承伐奄說。

引書只是說上文戡亂之功。正與無缺是兩意。輔氏說可玩。○彥陵張氏曰。誅紂二字。是總冒。伐奄至五十。以紂黨與言。是除人害。驅虎豹一句。以紂參養言。是除物害。天下大悅。總承上言。引書證明周公之功。此一治也。虛齋蔡氏曰。引書以明一治之功。如此其盛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

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觀濤王氏曰。世衰而不振。道微而不明。○月林丘氏曰。邪

說暴行。有作。與上文又作不同。上文又作。從暴君代作說來。此有作。從周公一治說來。○次崖林氏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亂比前尤甚。亦世變益下而至此。輔氏曰。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人之生。猶未至賊

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使人盡爲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

要皆天子之事也。

次崖林氏曰。春秋如何見得是天子之事。如天王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

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也。可見其惇典也。名宰喧歸。賈以譏亂法。書履繡逆女。以志變常。所以定衆妾之分。講大昏之禮。所以庸禮也。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城邢之役。再序三師。以美其善。可見其命德也。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皆是。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

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

欲而不得肆則戚矣。虛齋蔡氏曰要看是故二字。下兩句都要粘着天子之事一句說。次崖

林氏曰是故二字要說有着落。惟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知之者以是罪之者亦以是知之者以其功也。罪之者以

其僭也。知之者君子也。罪之者小人也。紫峰陳氏曰奉行天道謂之天子。春秋天子之事則無非道。春秋即天也。

在君子則喜天之猶未亡。在小人則戚天之制其欲喜天之未亡者則謂孔子慮後世而存王者之法也。戚天之制

其欲者則謂孔子以匹夫而託南面之權也。此可見春秋之作君子所喜。小人所憂也。九範夏氏曰知我者知其

託天子之事之心。罪我者罪其僭天子之事之迹。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

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虛齋蔡氏曰朱子說一治只云致治之法垂於萬世而不及亂賊懼何也。

亂臣賊子豈謂當時亂臣賊子耶。是自有春秋後之亂臣賊子懼也。傳曰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故曰致治

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

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

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

不著是邪說誣民克塞仁義也仁義克塞則率獸食人人將

相食

橫為皆去聲
葦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

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

絕。是亦禽獸而已。

月林丘氏曰。聖王不作二句。是原處士橫議之由。楊墨則在處士之列。而又橫

議之尤者也。楊墨之言盈天下。此且就楊墨倡議說。歸墨方是天下之人皆靡然從之。楊氏六句。是極言其害

道之甚。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克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

仁義也。

月林丘氏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此二句。相承說。下不可對看。邪說承楊墨之道來。仁義

承孔子之道來。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

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

次崖林氏曰。無父無君。是據目前說。不是流弊。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方是流弊。邪說誣民。然後仁義克塞。仁義在人

心。邪說誣民。則一心都是邪說。仁義遂為克塞也。率獸食

人人將相食。小註以東晉清談。梁武事。佛來說。最好方見

得是實事。月林丘氏曰。引公明儀之言。是承上禽獸字

只借其率獸食人之句。以起下文意耳。儀原以肥肉肥馬

致民之饑色。餓葦為率獸食人。孟子却以楊墨之無父無

君為獸。以無父無君。壞人之心。為率獸食人。虛齋蔡氏曰。始也。楊墨盡壞人心。是率獸食人也。其終也。人人皆中其毒。皆無父無君。而相劇相刃。相戕相賊。無復世道人理矣。非人將相食而何。此又一亂也。彭山季氏曰。好辨專為楊墨而發。公之功。皆舉禽獸之害言之。而孔子作春秋。懼臣子之弑君父。亦以其為禽獸之行也。此孟子闢楊墨本意。麟士

顧氏曰此條在禽獸也。分上只斷楊墨是禽獸。下即言禽獸之害大能食人也。公明儀幾句起下不承上人將相食。流毒轉轉遂使無父無君之害。戕賊無窮。世道大壞矣。後率獸獸字即是禽獸也。獸字實指楊墨不是空說。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次崖林氏曰距楊墨放淫辭歸於使邪說者不得作蓋邪說即楊墨

之說淫辭即其說之浩瀚放蕩也。觀濤王氏曰閑距放三字相映譬如賊自外侵須防守家當此是閑因拒敵驅逐此賊此是拒放距放正所以閑也欲閑故距放距放故不得作。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作起也。虛齋

蔡氏曰二作字不同雖皆訓為起然不得作謂不得復起於世以惑人也。作於其心心惑於為我兼愛之說也。事

所行政大體也。緊峰陳氏曰心者事之本政者事之綱心有害則政事俱不免矣此理之必然者也

○虛齋蔡氏曰善於政害於事二處先後不必深為之說善是有深義朱子當先為之解矣大抵害於其政者亦能害於其事善於其事者亦能害於其政。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

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彥陵張氏曰通

節以閑先聖之道一句為王下此楊墨正是閑聖道內事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正是距楊墨內事程子

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

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次崖林氏曰上既歷叙三聖之事以已繼之至此又是總舉上文之意而申結之也

周公戮飛廉滅五十國獨曰夷狄者五十國之中必有夷狄舉重以見輕也○彥陵張氏曰此又列叙三段申明三聖人不得已而有爲之意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

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虛齋蔡氏曰此條直是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是在所膺者也不連

上意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觀濤王氏曰我亦欲三字一口氣直貫到以承三聖

者正人心是正謂使人心復歸於仁義也息距放皆爲正人心設者邪說是爲我兼愛大旨行此說則爲詖行又泛濫於此說則爲淫辭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

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

懼而力救之霍林湯氏曰從孔子以前底禍亂都在人身

上從孔子以後底禍亂都在人心上故孟子

日作於其心日欲正人心都要從根本處拔除得盡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

以深致意焉因之吳氏曰上文仁義克塞率獸食人所謂

設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亦猶三聖拯天然非知

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霍林湯氏曰

孟子叙禹周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次崖林氏曰能言距楊墨

謂能立言距楊墨也故曰

有能為此距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

也觀濤王氏曰其心先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

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

立法之意其切如此漪園焦氏曰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

所容於世而其言自息此孟子真懇

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哉

知矣

虛齋蔡氏曰言此楊墨為害非惟吾

所力距。正要人人用力以距之才是。故誘之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是要人人與之為敵。然後可必勝而永絕其根柢耳。此孟子致意之深處。然即此言亦可以見當時楊墨入人之深而惑人之眾矣。設無孟子真箇是皆服左衽而言侏儻。月林丘氏曰此還是足上節之意。以申明已之不得已處。蓋以言而距楊墨吾於人且深望之。況吾之自與楊墨辯者而敢以自誘哉。予之不得已也。蓋於此益見之矣。因之吳氏曰當堯之時八節是叙事體。昔者禹抑洪水四節是議論體。叙事處即便隱隱是個不得已之意。但未明露出。至議論處始明白闡發之。通章緊要總在不得已三字。觀濤王氏曰予豈好辯哉。二句一章之大指中間歷叙治亂而昔者以下總結之而又公其責也。於人。

○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厘有差則害流於生

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

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辨因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

聖賢之心也

徹茲徐氏曰玩章內所叙世道之亂一代甚於一代所叙聖賢之救亂一代難於一代洪

水之災此全是氣化至暴君代作沛澤多而禽獸至則人事之失多矣。然猶是上邊底人去。下邊人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則下之逆上矣。然弑父弑君猶問曰有之未必徧天下皆受其害。至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而天下皆相率而無父無君矣。且看此聖君賢相都有權柄在手能做得去。至於孔子則手中無權柄却欲以空言警勵人心。事勢更難。至於孟子則既無權柄又楊墨塞路聖道將湮。只是憑口說個正道以破人心之惑亂。此其勢尤甚難也。故孟子之懼比孔子之懼尤切。所以及望世之人共言之。釋章內於叙孔子處則曰孔子懼自叙處則曰吾為此懼正

是為權柄不在手而於世道無如之何之意若是孔孟有
權柄在手則將行天子宰相之事而與世道大更新一番
勢順事易何必云懼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
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司
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

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虛齋蔡氏曰廉只
是不苟取仲子何

乃自苦如此即此便見仲子之過於廉而反不得為廉處
○匡章意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此故難之而贊其廉

孟子則以仲子木世祿之家無用為此苦節故斥其悖謬
而不成其廉也夫廉只是有分辨不苟取耳而豈用無故
避兄離母至三日不食以求延喘食於井上之殘李哉正
所謂廢人倫而全小節者也○通考月林丘氏曰按高士
傳云仲子其先與齊同族兄戴為齊相仲子以為不義乃
將妻子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聞其賢使使
者持金百鎰聘之欲以為相仲子不許遂
夫妻相與逃而為人灌園終身不屈其節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
廉克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蒲厄反惡
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

虛齋蔡氏曰欲抑先揚蓋當時決性命之痛
貪饕於利欲之場而不知立者滔滔皆是仲

子焉得不猶
在所取耶

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克

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

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耳。虛齋蔡氏曰：言不得成其廉也。廉只是不苟取，而仲子

以苦節為廉，能為蚓乎？此孟子喙之之意。○觀濤王氏曰：孟子非以蚓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克不去耳。惡能廉能

字，即下充字意。充不去，是不能廉也。此句便是就仲子律仲子。○澤山鄒氏曰：惡能廉，只是惡能成就他底廉，不是

惡能為真廉也。即下充仲子之操，蚓而後可，勢必不能也。前後只此意，反覆結應，總未與正論廉。○蚓無求意，下節緊接明之。此處渾淪含糊着此一句。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

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

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

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

能如蚓之廉也。虛齋蔡氏曰：言未知其果合義與否。若合義，便是伯夷所築不義，便是盜跖所築不

要泥。伯夷盜跖字。○此段承上必蚓而後可，說明其未能如蚓之廉也。○觀濤王氏曰：是未可知也。重跖一邊。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音壁，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彥陵張氏曰：何傷句，匡章代仲子解脫。彼身織屨二句，言自食己力，正見其無

傷處。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顙曰：「惡！用是鵝，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閎，辟音避，顙與顰同，顙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鵝魚一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鵝鵝鵝聲也。頻顙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虛齋蔡氏曰：孟子此數語，非為仲子叙家世也，固有意在，所以明其兄之祿為可食。

兄之室為可居也，而仲子乃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故曰：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明其乖方也。○辟兄離母，不知有何大故，只此便是。不義了。○月林丘氏曰：此節且只就其平日不居不食之事，如此至下節方是就此評斷。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

居之豈爲能克滿其操守之類者乎。

虛齋蔡氏曰類是何類仲子所操之類也

仲子所操之類謂何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也妻之食於陵之室安知其爲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哉既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室則是亦不義之類耳故曰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觀濤王氏曰以母則不食則天下無復可食者矣而以妻則食是尚爲能克其不食之類也乎。以兄世家之室則弗居則天下無復可居者矣而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不居之類也乎。

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

月林丘氏曰不食於母而亦不

食於妻不居於兄之室而亦不居於於陵便如蚓之上食槁壤下飲黃泉矣。充其操正與上文充其類相應然仲子人也非蚓也不能爲蚓則不能克其操不能克其操則不能爲廉矣。○觀濤王氏曰聖賢中正之廉只是有分辨不

苟取非其道則一簞食不以受於人如其道則千駟萬鍾受之而非泰今仲子但以不取爲廉其勢又不能一無所取是其操克不去也。孟子非以蚓責仲子只是極言其克不去耳。通章皆是就仲子律仲子而聖賢中正之廉皆未及也。○次崖林氏曰孟子闢陳仲子皆是闢聖道闢邪說正人心處與距楊墨闢許行同意。

○范氏曰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

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

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紫峰陳氏曰此章之意只據匡章稱述仲子之苦節而辨其不

得爲廉耳其辟兄離母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者猶未暇深非之也。○鳳阿姜氏曰孟子此章只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可爲耳。范氏註乃孟子言外意當與下孟簞食豆羹之義章參看本章所以置

外。圈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孟子卷六終

四書明儒大全精義

